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painting. It features a woman's face in profile,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. Her face is pale with soft shading. Behind her is a landscape with dark, silhouetted trees and a small cluster of houses with red roofs.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, there is a window with a black grid frame, showing a view of a sunset or sunrise with warm orange and yellow light. The title '一帘幽梦'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a stylized yellow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that has vertical white lines.

一帘幽梦

琼瑶全集20

言情小说经典·琼瑶作品全集

20

一帘幽梦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

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1

今夜家里有宴会。

今夜家里有宴会，我却坐在书桌前面，用手托著下巴，呆呆的对著窗上那一串串的珠帘发愣。珠帘！那些木雕的珠子，大的，小的，长圆形的，椭圆形的，一串串的挂著，垂著，像一串串的雨滴。绿萍曾经为了这珠帘对我不满的说：

“又不是咖啡馆，谁家的卧房用珠子作窗帘的？只有你，永远兴些个怪花样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我嗤之以鼻：“珠帘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，你多念念诗词就知道了！”

“哦！”绿萍微微一笑：“别亮招牌了，谁都知道咱们家的二小姐是个诗词专家！”

“算了！诗词的窍门都还没弄清楚就配称专家了？我还没有那样不害臊呢！”我抬了抬下巴，又酸溜溜的接了几句：“诗词专家！你少讽刺人吧！亲友们没几个知道我这‘专家’的，但是，却知道我家有个直升T大的才女！和一个考不上大学的笨丫头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绿萍走过来，揉了揉我那满头短发，好脾气的说：“别懊恼了，考不上大学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，

何况，今年考不上还有明年，明年考不上还有后年……”

“只怕等你当大学教授的时候，我还在那儿考大学呢！”我嚷著说。

“又胡说八道了！”绿萍对我摇摇头，无可奈何的叹口气：“我真不了解你，紫菱，以你的聪明，你应该毫无问题的考上大学，我想……”

“你不用想，”我打断了她：“你永远想不清楚！因为没有人能想清楚，连我自己都想不清楚！”

绿萍困惑的望著我，她的眼睛里有抹怜悯，有抹同情，还有抹深深的关切与温柔，她一向就是个好心肠的姐姐！一个标准的姐姐！我笑了，对她潇洒的扬了扬眉毛：

“够了，绿萍！你别那样愁眉苦脸的吧！告诉你，我并不在乎！考不上大学的人成千累万，不是吗？我吗？我……”我望著窗上的珠帘，忽然间转变了话题：“你不觉得这珠帘很美吗？别有一种幽雅的情调？你真不觉得它美吗？”

绿萍瞪视著那珠帘，我知道，她实在看不出这珠帘有什么“情调”和“美”来。但是，她点了点头，柔声的，安静的说：

“是的，仔细看看，它确实挺有味道的！”

这就是姐姐，这就是绿萍，温柔，顺从，善良，好心的姐姐。她并不是由心底接受了这珠帘，她只是不愿泼我的冷水。绿萍，她一生没泼过任何人的冷水，功课好，人品好，长相好，父母希望她品学兼优，她就真的“品学兼优”，父母希望她在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，她就真的不谈恋爱。她该是天下父母所希望的典型儿女！难怪，她会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，

也难怪，我会在她面前“相形见绌”了。

珠帘别有情调，珠帘幽雅美丽，珠帘是诗词上的东西，珠帘像一串串水滴……而我现在，却只能對著这珠帘发呆。因为，今晚家里有宴会。

宴会是为了绿萍而开的。今年暑假，绿萍拿到了大学文凭，我拿到了高中文凭，父亲本就想为我们姐妹俩请次客，但我正要参加大专联考，母亲坚持等我放榜后，来一个“双喜临门”。于是，这宴会就拖延了下来，谁知道联考放榜，我却名落孙山，“双喜”不成，变成了“独悲”。这份意外的“打击”，使母亲好几个月都振作不起来。这样，转眼间，秋风起兮，转眼间，冬风复起，绿萍又考进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外国机构，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。这使母亲又“复活”了，又“兴奋”了。绿萍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可以用她的光芒，来掩盖我的暗淡。母亲忘了我落榜带给她的烦恼，也忘了这份耻辱，她广发了请帖，邀请了她的老同学，干姐妹，老朋友，世交，以及这些人的子女，姐姐的同学……济济一堂，老少皆有……这是个盛大的宴会！

而我，我只好對著我的珠帘发呆。

快七点钟了，客厅里已经人声鼎沸，我不知道几点钟开席，我只觉得肚子里叽哩咕噜叫。我想，我该到厨房里去偷点儿东西吃的，我总不能饿著肚子，整晚看我的珠帘，这样下去，我会把那些珠子幻想成樱桃，汤圆，椰子球，鱼丸和巧克力球了！或者，我也可以若无其事的出去参加宴会，去分享我姐姐的成功。但是，我如何去迎接那些伯伯叔叔阿姨婶婶们同情的眼光，还有，那楚家！天哪，我已经听到楚伯

母那口标准的京片子，在爽朗的高谈阔论了！那么，同来的必然有楚濂和楚漪了！那对和姐姐同样光芒四射的、“品学兼优”的兄妹，那漂亮潇洒的楚濂，那高雅迷人的楚漪！天，算了！我叹口长气，我宁愿忍受著肚子饿，还是乖乖的坐在这儿发呆吧！

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，可是，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很敏锐，鼻子闻到了炸明虾的香味，耳朵听到了碗盘的叮当。今晚因为人太多，吃的是自助餐，美而廉叫来的，听说美而廉的自助餐相当不坏，闻闻香味已经可以断定了。闭上眼睛，我想像著他们端著盘子，拿著菜，分散在客厅四处，一面吃，一面聊著天。当然，绿萍会出足风头，带著她文雅而动人的微笑，周旋在众宾客之间！母亲会不停的向客人们叙述姐姐的光荣历史。哎！那种滋味一定和当明星差不多的，绿萍，她生下来就是父母手中的一颗闪亮的星星！

我饿了。

我相当无聊。

我的肚子在叫。

我开始觉得那珠帘实在没有什么“情调”了。

我叹气，我靠进椅子里，我把脚高高的架在书桌上，我歪头，我做鬼脸，我咬嘴唇，我背诗……我突然直跳起来，有人在敲我的房门。

“是谁？”我没好气的问。

门被推开了，是父亲！

他走了进来，把房门在他身后阖拢，他一直走向我面前，静静的看著我。我噤著嘴，瞪视著他。他对我眨眨眼睛，我

也对他眨眨眼睛，然后，他笑了起来：

“你准备饿死吗？鬼丫头？”他问。

我歪著头，紧闭著嘴，一语不发。

“该死！”他诅咒起来，抓住我的肩，重重的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。“你居然没有换衣服，没有化妆，你像个丑小鸭，看你那头乱蓬蓬的头发……要命！我从没有希望你像你的姐姐，因为你是你！你不高兴吃饭，不高兴参加宴会，我也懒得勉强你。但是，你躲在这儿饿肚子，我看著可不舒服，这样吧，”他想了想：“我去偷两盘菜来，我陪你在屋里吃吧！我知道你这鬼丫头是最挨不了饿的！”

我“噗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揽住父亲的脖子，我亲了亲他的面颊。抓住他的手，我高兴的说：

“好爸爸，你总算给我送梯子来了，我正没办法下台阶呢！现在，走吧！我们参加宴会去！我已经快饿死了！”

“你决定了？”父亲斜睨著我：“你那些该死的自卑感还在不在作崇？”

“当肚子饿的时候，自卑感总是作不了什么祟的！”我老老实实的回答。

“你不怕外面有老虎会吃了你？”父亲笑著问。

“我现在可以吃得下一只老虎！只怕我先把它吃了！”我瞪著眼说。

父亲大笑了起来。笑停了，他深深的注视著我，用手摸摸我的短发，他点点头，慢吞吞的说：

“告诉你，紫菱，你不是你姐姐，但是，你一直是我的宝贝！去！梳梳你的头发，我们参加宴会去！今天来了很多有

趣的客人，记得费云舟叔叔吗？他把他弟弟也带来了，一个好风趣的人，你一定喜欢听他吹牛！还有陶剑波，那个漂亮的男孩子，他正对你姐姐展开攻势呢，还有许家姐妹，章家全家，楚濂、楚漪……你要是不出去呀，错过许多有趣的事，那就算你自己倒楣！”

我闪电般冲到梳妆台前，拿起发刷，胡乱的刷了刷我的短发，我的头发是最近才烫的，清汤挂面的学生头烫不出什么好花样来，我弄了满头乱蓬蓬的大发萍！下意识的昂高了下巴，我看著镜子里的自己，红花格子的衬衫，下面是条牛仔褲，可真不像宴会的服装。但是，管他呢！我是我，不是绿萍！回过头来，我挽住父亲的胳膊，大声的说：

“走吧！”

父亲上上下下的看看我，笑著。

“就这样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我是只变不成天鹅的丑小鸭！”

父亲笑得开心。

“那么，走吧！你马上可以尝到咖哩牛肉和生炸明虾了！”

我咽了一口口水，很没面子，咽得“咕嘟”一声，好响好响，我看看父亲，父亲也正嘲弄似的看著我，我做了个鬼脸，父亲回了我一个鬼脸，然后……

我们打开房门，走下楼梯，大踏步的走进客厅。

2

一走进客厅，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慑住了。

没想到有那么多人，没想到如此热闹，到处都是衣香鬓影，到处都是笑语喧哗。人群东一堆西一堆的聚集著，拥挤著，喧嚣著，美而廉的侍者穿梭其间，碗盘传递，筹交错。我一眼就看出客人分成了明显的两类，一类是长一辈的，以母亲为中心，像楚伯母，陶伯母，章伯母……以及伯伯、阿姨们，他们聚在一块儿，热心的谈论著什么。楚伯母、陶伯母、何阿姨和妈妈是大学同学，也是结拜姐妹，她们年轻时彼此竞争学业，炫耀男朋友，现在呢，她们又彼此竞争丈夫的事业，炫耀儿女。还好，爸爸在事业上一直一帆风顺，没丢她的脸，绿萍又是那么优异，给她争足了面子，幸好我不是她的独生女儿，否则她就惨了！另一类是年轻的一辈，以绿萍为中心，像楚濂、楚漪、陶剑波、许冰洁、许冰清……和其他的人，他们聚集在唱机前面，正在收听著一张汤姆琼斯的唱片。陶剑波又带著他那刻不离身的吉他，大概等不及的想表演一番了。看样子，今晚的宴会之后，少不了要有个小型舞会，说不定会闹到三更半夜呢！

我和父亲刚一出现，费云舟叔叔就跑了过来，把父亲从

我身边拉走了，他们是好朋友，又在事业上有联系，所以总有谈不完的事情。父亲对我看看，又对那放著食物的长桌挤了挤眼睛，就抛下了我。我四面看看，显然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本来，渺小如我，又值得何人注意呢！没人注意也好，免得那些叔叔伯伯们来“安慰”我的“落第”。

我悄悄的走到桌边，拿了盘子，装了满满的一盘食物。没人理我，我最起码可以不受注意的饱餐一顿吧！客厅里的人几乎都已拿过了食物，所以餐桌边反而没有什么人，装满了盘子，我略一思索，就退到了阳台外面。这儿，如我所料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我在阳台上的藤椅上坐下来，把盘子放在小桌上，开始狼吞虎咽的大吃起来。

室内笑语喧哗，这儿却是个安静的所在。天边，挂著一弯下弦月，疏疏落落的几颗星星，缀在广漠无边的穹苍里。空气是凉而潮湿的，风吹在身上，颇有几分寒意，我那片单薄的衬衫，实在难以抵御初冬的晚风。应该进屋里去吃的！可是，我不要进去！咬咬牙，我大口大口的吞咽著咖喱牛肉和炸明虾。肚子吃饱了，身上似乎也增加了几分暖意，怪不得“饥寒”两个字要连在一块儿说，原来一“饥”就会“寒”呢！

我风卷残云般的“刮”光了我的碟子，大大的叹了口气。把碟子推开，我舔舔嘴唇，喉咙里又干又辣，我忘了拿一碗汤，也忘了拿饮料和水果，我瞪著那空碟子，嘴里叽哩咕噜的发出一连串的诅咒：

“莫名其妙的自助餐，自助个鬼！端著碟子跑来跑去算什么名堂？又不是要饭的！简直见鬼！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有个人影遮在我的面前，一碗热汤

从桌面轻轻的推了过来，一个陌生的、男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

“我想，你会需要一点喝的东西，以免噎着了！”

我抬起头来，瞪大了眼睛，望著面前那个男人。我接触了一对略带揶揄的眼光，一张不很年轻的脸庞，三十五岁？或者四十岁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出男人的年龄。月光淡淡的染在他的脸上，有对浓浓的眉毛和生动的眼睛，那唇边的笑意是颇含兴味的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，有些恼怒。“你在偷看我吃饭吗？你没有看过一个肚子饿的人的吃相吗？”

他笑了。拉了一张椅子，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。

“不要像个刺猬一样张开你的刺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我很欣赏你的吃相，因为你是不折不扣的在‘吃’！”

“哼！”我打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端起桌上那碗汤，老实不客气的喝了一大口。放下汤来，我用手托著下巴，凝视著他。“我不认识你。”我说。

“我也不认识你！”他说。

“废话！”我生气的说：“如果我不认识你，你当然也不会认识我！”

“那也不尽然，”他慢吞吞的说：“伊丽莎白泰勒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她！”

“当然我不是伊丽莎白泰勒！”我冒火的叫：“你是个很不礼貌的家伙！”

“你认为你自己相当礼貌吗？”他笑著问，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和打火机，望望我：“我可以抽烟吗？”

“不可以！”我干干脆脆的回答。

他笑笑，仿佛我的答复在他预料之中似的，他把烟盒和打火机又放回到口袋里。

“你的心情不太好。”他说。

“我也没有招谁惹谁，我一个人躲在这儿吃饭，是你自己跑来找霉气！”

“不错。”他也用手托著下巴，望著我，他眼里的揶揄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抹诚恳而关怀的眼光，他的声音低沉温和。“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？”

“你很好奇啊？”我冷冰冰的。

“我只代主人惋惜。”

“惋惜什么？”

“一个成功的宴会，主人是不该冷落任何一个客人的！”

天哪！他竟以为我是个客人呢！我凝视著他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好难得，居然也会笑！”他惊叹似的说：“可是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笑你的热心，”我说：“你是在代主人招待我吗？你是主人的好朋友吗？”

“我第一次来这儿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这儿的熟客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玩弄著桌上的刀叉，微笑著注视著他。“熟得经常住在这儿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和那些年轻人在一块儿？你听，他们

又唱又弹吉他的，闹得多开心！”

我侧耳倾听，真的，陶剑波又在表演他的吉他了，他弹得还真不坏，是披头最近的曲子“嗨！裘！”但是，唱歌的却是楚濂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是一听就听得出来的，那带著磁性的、略微低沉而美好的嗓音，我从小听到大的声音！帮他和声的是一群女生，绿萍当然在内。楚濂，他永远是女孩子包围的中心，就像绿萍是男孩子包围的中心一样。他们和得很好，很熟练。我轻咬了一下嘴唇。

“瞧！你的眼睛亮了，”我的“招待者”说，他的目光正锐利的盯在我的脸上。“为什么不进去呢？你应该和他们一起欢笑，一起歌唱的！”

“你呢？”我问：“你又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呢？”

“我已不再是那种年龄了！”

我上上下下的打量他。

“我看你一点也不老！”

他笑了。

“和你比，我已经很老了。我起码比你大一倍。”

“胡说！”我抬了抬下巴。“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吗？告诉你，我只是穿得随便一点，我可不是孩子！我已经十九岁了！”

“哈！”他胜利的一扬眉。“我正巧说对了，我比你大一倍！”我再打量他。

“三十八？”我问。

他含笑点头。

“够老吗？”他问。

我含笑摇头。

“那么，我还有资格参加他们？”

我点头。

“那么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他们吗？”

我斜睨著他，考虑著。终于，我下定决心的站了起来，在我的牛仔褲上擦了擦手，因为我忘记拿餐巾纸了。我一面点头，一面说：

“好吧，仅仅是为了你刚才那句话！”

“什么话？”他不解的问。

“一个成功的宴会，主人是不该冷落任何一个客人的！”我微笑的说。

“嗨！”他叫：“你的意思不是说……”

“是的，”我对他弯了弯腰。“我是汪家的老二！你必定已经见过我那个聪明、漂亮、温柔、文雅的姐姐，我呢？我就是那个一无可取的妹妹！你知道，老天永远是公平的，它给了我父母一个‘骄傲’，必定要给他们另一份‘失意’，我，就是那份‘失意’。”

这次，轮到他上上下下的打量我。

“我想，”他慢吞吞的说：“这份‘失意’，该是许多人求还求不来的！”

“你不懂，”我不耐的解释，主动的托出我的弱点：“我没有考上大学。”

“哈！”他抬高眉毛：“你没有考上大学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！连最坏的学校都没考上。”

“又怎么样呢？”他微蹙起眉，满脸的困惑。

“你还不不懂吗？”我懊恼的嚷：“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，没